

書叢國中代近

刊叢記傳賢先烈先

# 革命二畫家

— 傳合微達潘、父劍高 —



行印社版出國中代近

# 革命二畫家

——高劍父、潘達微合傳

臧冠華著

近代中國叢書·先烈先賢傳記叢刊

# 莘命二畫家

——高劍父、潘達微合傳

定價：新臺幣一二〇元整  
美金四・〇元整

著作者：臧冠

編輯者：近代中國雜誌社

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

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〇一〇九六七七一九號

出版者：近代中國出版社

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

總經銷：中央文物供應社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一〇六號

印刷者：裕臺公司中華印刷廠

臺北縣新店市文化路二號
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初版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741號

※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。



## 先烈先賢傳記叢刊序言

先總統 蔣公有言：「我國歷代志士仁人，每當貞元剝復、存亡絕續之交，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，發揚民族精神，恢宏固有道德，從而宏道作人，轉移社會風氣者，史不絕書。」誠然，賢者之所以能撥亂世反之正，就是因為他們願意竭其良知、毅力來改造社會，轉移風氣，而絕不為社會風氣所轉移，且良知、毅力愈加激揚奮發，則其所影響、所成就者亦必愈益磅礴偉大。

民國前十八年，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，首先發表宣言，即以「振興中華、挽救危局」為宗旨，在八十餘年的革命進程中，我們已經先後完成了推翻滿清、建立民國、打倒軍閥、統一全國，並獲得對日抗戰勝利、光復臺灣澎湖失土、廢除不平等條約、實

行民主憲政，一次接着一次的革命任務。以上這些光輝歷史，原就是由於先烈們以其赤心、鮮血、熱淚鎔鑄而成的豐碑。但在先烈們的同時，也還有不少魁偉賢智之士，他們居則砥礪風節，出則動關大計，「見利不虧其義，見死不更其守」，亦就塑造了立懦廉頑的典型，從而提供了對時代的偉大貢獻。我們面對這些先烈先賢，都應該有著孟子所說的「人皆可以為堯舜」、「我由未免為鄉人」的惕厲！大家不妨先找出幾位和自己性向相近的楷模人物，來鎔裁自己，砥礪自己，也鞭策自己。

「近代中國社」基於此一認識和要求，特邀請當代名家以真摯而生動的歷史小說筆法，分就有關先烈先賢的身世、生活和思想、學術、操持、云為，以及其對國家民族的貢獻，加以明確而平正的敘述，集為一部「先烈先賢傳記叢刊」，我們十分希望她是兼具學術、文藝

與教育意義的讀物。

「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，風簷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」。我們謹以和此一樣的心情，虔誠的希望忠肝、熱血的革命青年，從這一部叢刊裏，獲得您所希望獲得的啓示和鼓舞。

秦孝儀 謹序



高劍父先生遺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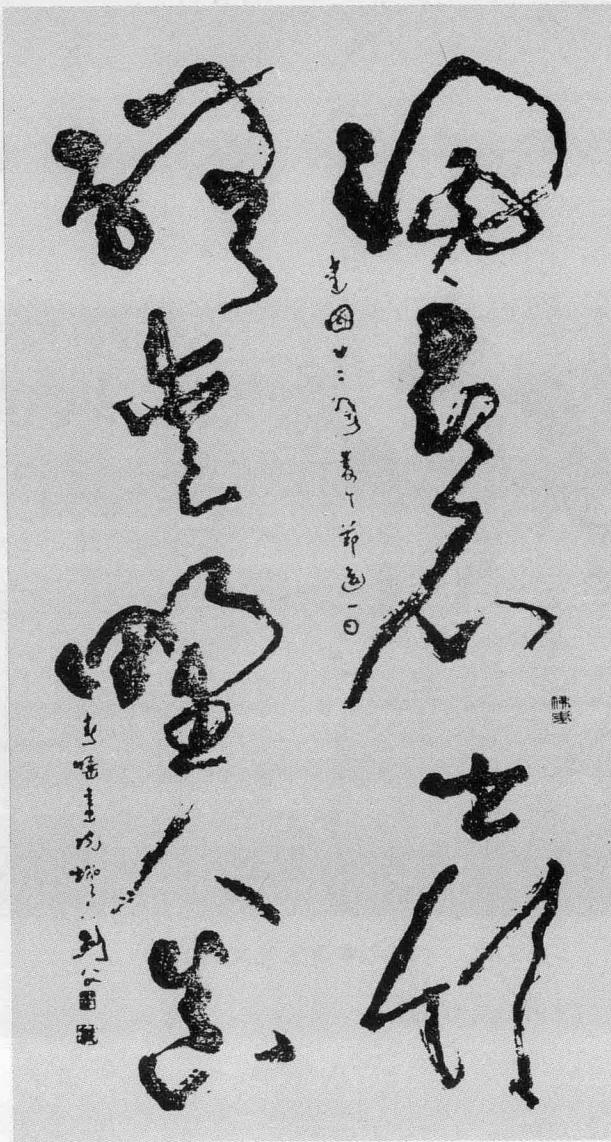
1879—1951



◦一之畫遺生先父劍高



○二之畫遺生先父劍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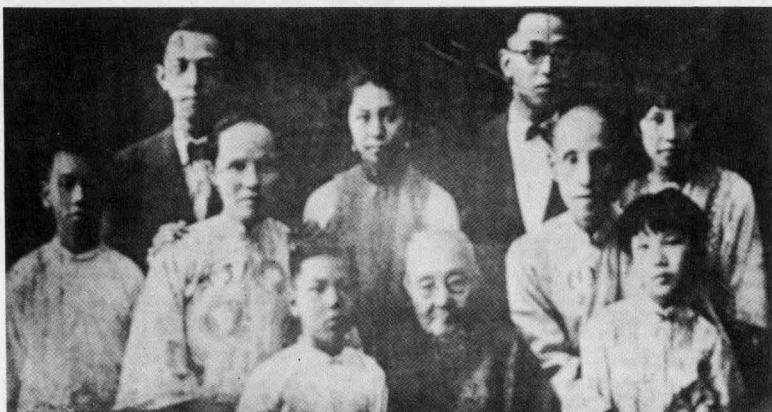


○ 墨遺生先父劍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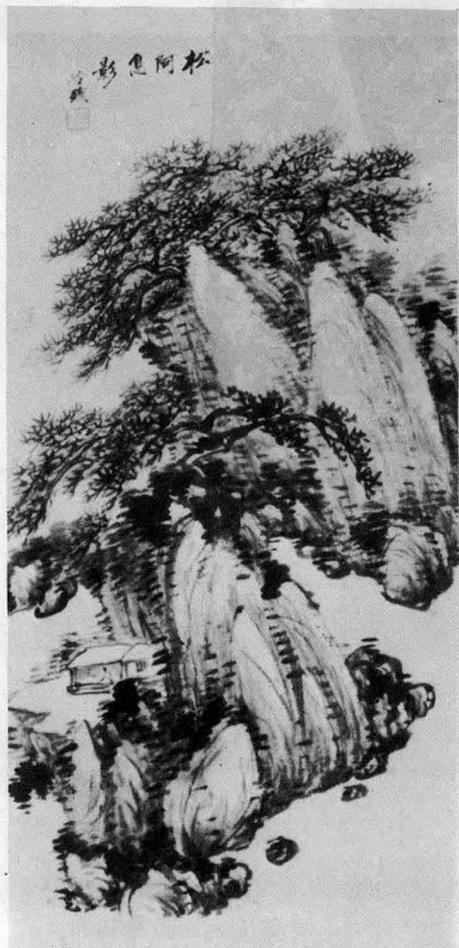
潘達微先生遺像

1880—1929



▲潘達微先生(1)與其母(2)、妻(3)等合影。  
◆潘達微先生之墓。





潘達微先生成遺畫一之

雪夜訪戴

星卿新作  
人并記  
參以我法  
不遺其真



潘微達畫遺生先

淡雅有韻寒樹瘦向深青玉無  
冷拂道人以蕭疏含其意能有一種虛動  
五復造古秦惜因之自成一派心夢時茲

# 革命二畫家

——高劍父、潘達微合傳

## 目錄

本刊序言

圖像墨蹟

正文

後記

附錄：本文主要參考書目

三二四

三〇六

一

# 革命二畫家

——高劍父、潘達微合傳

## 一

廣州是南中國最美麗的江海都市，其繁榮程度，在清末年代絕不亞於上海。在秦漢時稱為南海郡，漢以後，王朝勢力南下，已成為南方重鎮。至明朝改稱廣州府，轄南海、番禺等十四縣。廣州又名五羊城，地近熱帶，三冬無雪，四時常花，但每逢臘冬時節，天氣也稍微寒冷。

這時是正午剛到，「羊城飯莊」的四座已客滿，跑堂的三、四個伙計，都忙得手脚不停，為客人們上菜燙酒，「羊城」的「香肉火鍋」是遠近馳名。那鍋筒裏的炭火，只燒得「劈劈巴巴」響！火星子向上跳。

胡毅生拿起燙熱的錫酒壺，先為剛從日本返國的大畫家——高劍父斟滿了一杯酒。然後再

革命二畫家——高劍父、潘達微合傳

爲自己倒了一杯，高舉起酒杯說：「劍父兄，歡迎你回鄉，來！先敬一杯爲快呀！」

「慢來！慢來！」高裔連連擺手說：「那位潘兄尚未到，等一等吧？」

「不必，不必！他遲到，等來時，我們還要罰他酒呢！」

「毅生，那怎好意思罰？他同你是熟朋友，可是我同他從不相識。不但不能罰，而且必需等他來同飲，方爲禮貌。」

「哈！你怎知他生性怪癖，神經兮兮，若不罰他，他反而會不高興呢！」

「還是等一等的好。」高裔方正的臉上露出了笑容說：「雖然，我與潘達微兄未會謀面，但已早聞其名，而且遠在數年前見識到他的詩畫：尤工六法，山水花卉，無不精絕。當時，我正與幾位畫友何劍士、陳援庵、馮潤芝、鄭侶泉等開辦『時事畫報』鼓吹革命，欲請他參加，也曾與馮潤芝兄登門求見……」

「怎麼？」胡毅生急問著：「是不是這怪物不肯見你呀？那我更要罰他了！」

「倒不是，倒不是！」高裔忙作解釋說：「只是去時很不湊巧，使我們撲了一個空，潘達微兄到上海去參加攝影展覽了。」

「對，老潘精於攝影術，署名『冷道人』，也會參加日本舉辦的寫真展覽大會。據說參